

凝望一院秋

■和智楣

黄昏时分，我客居山间的小舍时，看到了那满院的花草。霞光温柔，晚风吹过时，一种清寂萧瑟的秋意扑面而来，清新又纯粹，似乎唤醒了我心中那些早已远去的情愫。于是，我不禁停下了脚步。

在夕阳的余晖中，我微微低头望去，小院里所有的花草都染上了秋日特有的黄褐色，弥漫着时光轮回的气息。回想起夏日初到时，满目都是郁郁葱葱的繁盛景象，我的心里有一丝伤感。四季流转，光阴如去，一切恍如隔世。

秋分时节，夜凉如水，秋色正好。秋风秋水渐渐凉，万物迎来秋的沉寂。

夕阳西下，我独自伫立在小院的中央，缓缓环顾四周。高高的围墙外，有一棵棵挺拔俊秀的青松。它们的颜色已趋黛绿，静谧无声，那独特的香气将整个小院笼罩在一片苍茫的世界里，弥漫着这个秋日特有的气息。

然而，这满院的花草，并不把这份专属于秋的深沉和静默放在心上。虽然这些花草的枝叶都已泛黄，甚至枯凋，但有的仍在开花、结果。它们自顾自地奋力汲取着眼前温暖的阳光，以自己的方式感受秋天，准备迎接漫漫的寒冬，不愿在这一季留下一丝半缕的遗憾。

开着黄色花朵的蒲公英、结出沉甸甸草籽的狗尾草，以及不知名的各种植物开出的小花，全都在瑟瑟的秋风里轻轻摇曳。

斜阳中，黄色的花朵、斑斓的花朵、枝叶间的果实将小院子里这片小小的天地，营造得绚烂至极。它们无声地诉说着秋的成熟与收获，秋的丰盈与热烈。

我独自在小院里漫步，看着院中的秋景，突然有种莫名的情愫在心头涌动，想对着这满院的花草道尽心言。

时光荏苒，物换星移，任谁都逃不过光阴的流逝，无论是一棵草、一朵花抑或是红尘世界里的你和我。

夜里，我辗转难眠，心里始终惦记着那满院的花草。于是，我起身披衣，站在小舍二楼的窗前遥望，窗外，一弯弦月挂于夜幕之上，小院内氤氲着无限的神谧与美好。

秋日微微的凉意让整个世界彻底安静下来。小院里，静到每一片叶的飘落、每一只虫子的私语都能清晰入耳。这样的宁静只有秋天才能给予，只有在秋天才能够感受到这样独特的气息。

凝视一院秋，虽无言，却隽永。万物即将沉睡，静静地等待着将要到来的寒冬。

瓷婚似瓷器

■夏学军

忽然想到一件事，到今年年底就是我与丈夫结婚20周年。

20周年是瓷婚，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词，瓷实。它形容东西结实、扎实、牢固、块头大，也用于形容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深厚。而我更愿意把瓷婚联想成瓷器。因为瓷器是美好又易碎的物品，所以我们要捧在手里小心地呵护着。

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了20年的夫妻，到了这个时候，不需要太为孩子操心了，工作事业也是较稳定的阶段。人到中年，相比青春年少时多出几分闲情逸致，比起七年之痒来说，这个时候更不可掉以轻心，所以我将它比喻成瓷器更贴切。

瓷器是高温烘烤制成的，且不是每一件都能烘烤成功，就像不是所有的夫妻都能走到瓷婚一样。即使烧瓷成功，釉色完美，如果你不能很好呵护它，打破它便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地的瓷片会划伤肌肤，既流血又让人心痛。

瓷器有很多种类。按用途来分，有日用瓷器、艺术瓷器等。我们是凡俗的夫妻，自然是宜室宜家的日用瓷器了。闲暇时，我俩把盏品茗，其作用已不仅仅是一个盛放茶水的瓷器了，而是我俩爱情的催化剂。

日用瓷器本身的概念是实用，于夫妻之间而言就是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就像我们的父辈那样，每当有一点点好吃好喝的，都要设法让对方吃下才安心。如今，日子好过了，用心为对方做一道小菜，盛于精致的瓷器里面，我们除了怀着一颗感恩的心里用品尝外，还应该记得好好经营这份婚姻。

我喜欢购买瓷器。在我眼中，它们既是物质的产品，又是精神的产物。因为喜欢，粗茶淡饭盛在里面，感觉也有了山珍海味的口感；因为喜欢，轻拿轻放中，极尽呵护之心。偶尔摔了一小块瓷，裂了一条缝，我都心疼得很。可想而知，把婚姻和家庭看作天的人，必定会设法把凡俗的日子过得有滋味来。

我总是认为，一个爱美、会美的女人大多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就像在一个瓷制的笔洗里放入一朵睡莲，无须多动脑筋，审美的臆想便传达得淋漓尽致。我还坚信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里，女主人的浪漫情懷绝对能让家这件瓷器活起来。

暖

■金功亭

老徐走得突然，他家人的反应叫人意外。

这让老仇这个老调解都感到棘手。

山后村修建排灌站，村民组长老徐带领群众现场协助，不料电线杆从车上滚落，老徐躲闪不及，当场殉职。事发后，老徐兄弟姊妹一大家七嘴八舌，提出了二十万元赔偿要求，否则不火化遗体。这可难倒了村里，到哪里弄这么多钱？老徐家怎么会这样？

北风夹杂着阵阵寒意。带着沉痛的心情，老仇走进老徐的家。三间简陋的平房，没有空调，没有像样的摆设，一台用胶带缠着外壳的电视机，两个儿子尚未成人。老仇久久无语，如非亲眼所见，他怎么也不相信，这就是一个干了二十年村民组长的老徐家。老仇的眉头拧成了结。

老徐是个热心人，无论哪家有困难，他都热情相助，为群众办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知道老仇是来解决问题的，村民们都跑了过来，你一言我一语，

赞美之词溢于言表。

“那年村里发生洪涝灾害，老徐跌跌撞撞第一个爬到闸口龙门架上，套上葫芦下闸门。由于机械排水动力不够，必须用抽水机抢时间，身为机工的老徐第一时间把机器调整到排水状态，自己身上多处受伤。”

“还有一次，村口兼具鱼塘的排水大沟承包期已到，村里准备彻底疏浚一下，重新发包，但原养殖户很不配合，也不愿意转让，不肯让村里发包，渔网就放在沟塘里。一般人遇到这样的事，都不愿意给自己找麻烦。但当村干部找到老徐，请他协助村里把渔网清除上岸时，老徐二话没说，将船开到沟塘里，协助村干部把渔网渔具全部清理上船，疏浚沟塘。”

“听说争取多年的排洪灌溉工程要上马，老徐开心得不得了，逢人就说，一定要配合征地拆迁，好让项目赶紧落地，告别水患，早涝保收……”

从老徐妻子哽咽的话语中，老仇能感受到她对老徐深深的依恋。老仇心

有不忍，含泪对老徐妻子说：“死者为大，还是尽快让老徐入土为安吧。”

老徐妻子低头不语。

老仇当场承诺，一定给老徐一个说法。

她强忍着悲痛的眼泪，同意了老仇的请求。

老仇知道，这事没那么简单。能否找到合适的说法，会不会奏效，他并无把握。但老仇判断，在老徐妻子心里，一定有比赔偿更重要的东西。

老仇思来想去，决定为老徐举办一场特别的追思会。老仇与民间艺人一起琢磨，把老徐二十年来为群众服务的事迹，创作成一出感人的地方小戏。

追思会的会场就设在老徐家不远处的空地上，现场简朴而庄重。随着一阵清脆的锣鼓声，帷幕缓缓拉开……

“山后有个好组长，名叫老徐热心肠。风雨无阻二十年，为民服务忙又忙……”演员边唱，边表演老徐在洪水中奋力抢险的样子，在疏浚沟塘时清理渔网的情景。

“北风阵阵寒意凛，麦田干渴盼甘霖。老徐带头挖水渠，排灌站前汗淋淋……”舞台上，老徐用力挥舞着铁锹，在带领村民们挖水渠，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小戏唱词质朴感人，演员表演栩栩

如生，每一个场景都那么逼真，仿佛老徐就在眼前。大家伙看得非常投入，不一会就听见了轻轻的啜泣声，有的人已泪流满面。

“天寒地冻人心暖，早涝保收你心愿。告别水患迎丰收，音容笑貌记心间……”最后，大家一起跟着拍子齐声合唱，纷纷走到舞台前，向老徐的遗像鞠躬致敬，有人送上自己从田头采来的小花，有人则慷慨解囊。老徐妻子站在一旁，不停地抹泪。老仇的心终于慢慢放下。

随后，镇政府、村委会和村民乡亲多方发动，筹款三十多万元。

谁知当老仇把这笔补偿金送到老徐妻子门上时，她只肯接受零头几万元，余下的钱款死活不要。

老仇愣了，这又是唱的哪一出？

“山后村的乡亲们心里都有他，如果我们再提要求，就对不起老徐了，丧葬费的钱够了。”老徐妻子拉着老仇的手说。

“这三十万可是大家伙的一片心，就收下吧。”老仇说。

“钱给村里，防洪灌溉。”老徐妻子平静地说，“这也是老徐的意思，我懂。”

此时门外，萧瑟北风正劲，仿佛悦耳的鼓乐声。

老仇心里，涌过阵阵暖意。



《仙安春风润石林》
■梁增权

闲来散步小河边

■张雪

我生性喜水，尤其喜欢到海边、湖边、河边游玩。以前，我的单位在市中心，那儿有一条大河。闲暇时，我总会到河边漫步。后来，单位搬迁到市郊，远离了那条河，为此我还失落了一段时间。

但让我惊喜的是，我竟在单位旁边发现了一条小河。这条小河的规模和知名度虽然不能与之前的那条河相提并论，但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韵味。

自从发现这条小河后，若无特殊情况，每天中午和傍晚，我都要到河边散散步。小河有数米宽，河水有的地方深，有的地方浅；有时清澈，有时浑浊。站在河边，我经常看见一些小鱼浮游在水面上，并愉快地朝水面吐出一个个小气泡。有时还会有泥鳅蹿出水面，它们弯着腰在空中划出一条条弧线，而后又“啪”地落进水中。

河岸两边有许多树木，有柳树等。可能因为柳树生性喜水的缘故，它在河边长得十分茂盛。

我读过一位著名作家的文集，这位作家特别喜欢用美女来比喻美好的事物。我不以为然。但在形容柳树时，我觉得用美女作比喻是最贴切的。瞧，那粗细有致的树干，不正是美女婀娜的腰身吗？而那千百条细长的探向河面的柔枝，更像美女的满头秀发。

站在河边观赏这一长溜柳树，我仿佛看见众多妙龄少女在对着河面梳妆打扮呢。

因为树木长得好，所以河边就有了林荫小道。小道由红砖铺就而成，它被清洁工打扫得干干净净，我经常有脱了鞋在上面赤足而行的冲动。每到正午烈日炎炎、炙热难耐之时，到林荫小道上漫步的人会特别多。有的人还把吊床拴在两棵树之间，然后躺在上面荡来荡去，好不惬意。

河边的树林里还有很多鸟。

这些鸟若隐若现，或叫或跳，性情各异。高调的小鸟们三五成群，在枝丫间飞来飞去、蹦上蹦下，不时不时“叽叽喳喳”地叫唤几声。低调的小鸟则藏在浓密的枝叶间，只把一声声或悠长、或低沉的鸣叫声传递出来，告诉人们它们的存在。

在林间，我曾看见过一种很漂亮的鸟，比喜鹊略小一些，它头顶凤冠，全身金黄。有一次，我看到有三只这种漂亮的鸟站在树的枝头，它们将脑

袋凑在一起，发出一种很庄严的鸣声，仿佛在开会一样。让人尤为惊奇的是，这种鸟不怕人。我在树下好奇地打量着它们。它们却视若无睹，依然不紧不慢地鸣叫着。那一刻，我真希望自己具备古人公冶长能听鸟语的本领，听一听它们到底在交谈些什么。

也有怕人的鸟，其中以白鹭为甚。河边的白鹭数量不多，每次看到的也就只有两三只。这种通体雪白、长腿长喙的鸟类胆子特别小，只要发现有人在看它们，立马“呱”地鸣叫一声，然后振翅双翅飞向远方。

这条小河的右岸因邻近一堵围墙，故在那里散步的人很少，因而那里野草丰茂，足有一人多高。野草中杂以青蒿，一丛丛、一株株，散发出一股略带苦味的清香味儿。这是我特别喜欢嗅的一种味道，嗅着它，我仿佛回到了童年。小时候，我经常背着背篓去割青蒿，然后将它们倒在水田里，以作肥料。

野草中还有狗尾巴草。这也是我非常熟悉的一种草。小时候，由于物资匮乏，我和小伙伴们没有什么玩具，狗尾巴草便成了我们的玩具。我们把狗尾巴草的草穗剪下来，将它们头头地放在自己搭建的一座座小木桥上，然后用石头磨小桥两端桥墩的木棍，看谁的狗尾巴草力道大、劲头足，把对方的狗尾巴草顶到“河”中去。胜利者往往欢天喜地，失败者则会呼天抢地。

野草中还会不时地露出一些牵牛花。在牵牛花长长的、碧绿的藤蔓上，繁密的、椭圆形的叶片间，顶着一朵朵紫白的、淡紫的、粉红的喇叭状花朵。藤蔓经常会拧成一股绳，爬到树上，于是，那喇叭状的花朵也在树上排成了一条溜，仿佛有好听的乐曲从喇叭中飘出来。

因为来往的人少，所以这条小道上有很多小动物。蝴蝶在草丛中飞舞，蚯蚓蜿蜒爬行，七星瓢虫在急匆匆地赶路，还有一排排蚂蚁抬着比自己身子重的战利品往家的方向走去。看到蚂蚁搬东西的这一幕，我不得不感叹蚂蚁的力量。

漫步河边，可以放飞思绪，神游八方，也可以什么都不想，静静地听风声、闻鸟鸣、赏流云、观小虫，尘世的烦恼仿佛都被过滤了似的，心境一片澄明。

请多些理解和宽容

■张建梅

每个人离开自己心爱的家在外打拼时，面对陌生的城市、陌生的面孔与环境，都不会那么自在、那么舒心。

我们所生活的每一座城市，随处可见打拼者、奋斗者的身影。建筑工地、大街小巷等地都能见到他们迎着晨曦、送走夕阳的背影及匆忙的脚步。就拿保洁和保安来说吧。我所居住的小区，物业反反复复变，保安、保洁也跟着变。我们都在不断地适应着新环境，接受着新理念。同时，也一起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沧桑巨变，感受着小城的山水人文，分享着开心和快乐。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服务理念不断转变，服务水平也不断提高，他们的衣着打扮比来时更加时尚得体的，变得更加自信和随和，他们总透着几分惬意与舒心，脸上总挂着幸福与微笑。

人与人之间是一个相互适应、相互改变的过程，今天你改变了别人，明天别人又会改变你。这种改变是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城市、社区功能等不断完善的结果。

人们总是在相互适应、相互理解中生存、成长与进步。在社会上，没有谁比谁更高一等，只有谁比谁更能适应社会。高高的吊塔下，有他们冒着酷暑挥汗如雨地垒砌；十字路口，有他们湿透衣裤的哨声。这些身在异乡的人，每到一座陌生的城市，都会在某一个角落落脚后，便又匆匆开启了为这座陌生城市默默付出与奋斗的足迹。他们下班后困了便枕头酣睡，天边未发白，他们又匆匆赶往新的工地、新的岗位，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他们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工作和生活着。

一个夕阳西下的黄昏，我和一群在异乡打工的人站在同一个公交站台等公交车。

我从他们满泥浆的衣服看出他们刚下班。车上十分拥挤，大家都只能侧着身子挤到公交车后门处人相对较少的地方。我们一直紧挨着站着。

快到终点站时，终于有了个空位。我对他们当中一个看似年纪和我差不多、一脸疲倦的人说：“你坐。”

他生怕自己身上的泥灰弄脏了旁边打扮时髦的人的衣服，硬是不肯坐下，直至他身边的一个工友对他说“大哥，坐下嘛”后，他才坐了下来。

当时，他旁边的人连忙用胸前的围巾捂住了鼻子。那一刻，我感到很心酸。这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40年

前，我和他们一样，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工作和生活。

那时，这里还是一个欠发达的小城。当时，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我都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和关心。

今天，城市变大了，马路变宽了，楼房变高了，城市功能也在不断完善，加之搬迁群众的到来，给城市增添了不少人气，原本热闹的城市一下子变得更加热闹起来。

大大小小的酒店客栈及餐饮服务行业也纷纷落地。夜幕低垂，城市闪烁的霓虹灯及高低错落的居民楼里的灯光让城市的夜色美不胜收；蜿蜒的江堤休闲步道上人潮涌动，有看风景的，有拍照的，有健身的……城市的夜好不热闹。离城市不远的郊外也有许多游玩、休闲、观景的好去处，有骑行步道，有观鸟、拍鸟的鸟塘，有能采摘草莓、赏花、垂钓的农家客栈……在这个城市生活和工作了40余载的我，渐渐爱上了这里，成了这里的主人。它的每一点变化和进步都与我休戚相关，它已把我的青春年华和时光紧紧地打包在了一起。

一个周末，我从郊外美丽公路旁的骑行步道返程，正准备搭乘公交车时，看见从易地搬迁安置点驶来的公交车驶向站台。只见公交车前门站立处被堵得水泄不通，挤得根本没法付费。苦不堪言的我一边上车，一边提醒身旁挤着要往前门下车的几位大姐走后门下车，可她们根本没听见我说的话，继续拼命地往前门下车。车厢里，只听见嘈杂的交谈声。我想，刚才下车的几位大姐一定不会讲普通话，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更没有“前门上车、后门下车”的乘车意识。当时我确实有些无法理解，可过后认真想想，她们过去大都生活在乡下，如今在城市，对于她们来说，确实一时半会儿是难以改变的。

其实，规矩都是给人定的，城里人多，规矩自然要多。或许五年、十年、二十年后，从乡下搬到城里居住的村民们会逐渐习惯熙熙攘攘的闹市；城里人可能也会想要找到一个寂静的山谷，一片空旷的田野，去倾听山谷的回声，去寻找生命的起源。无论身在何处，无论你是何种身份、何种地位，请对别人多些理解与宽容，请降低说话的分贝和交流的语速，这样才能使自己和他人过得更快快乐、更幸福。

07

法治时报



2024年10月16日
星期三

编辑/林声蛟

检校/林潇敏

版式/干帅

港
湾

行香子·无题

■林仲超

树下风清，树上花灵。
听蝉鸣，尽是诗声。
春深柳暗，数点雏莺。
江河有美，往东行，往西行。

叮咚有韵，叠翠分明。
笔生华、恣意经停。
金陵春梦，剩有虚名。
叹廿四桥，扬州梦，桃花生。

路过的风景

■杨少华

人生途中有许多风景
河流高山海洋
路过的
有明媚的春天
有果实的秋天

我曾经热烈地爱着
为你撑起船桨
我把手臂伸入河流
那时
你笑得像我手心里的水
你说水像音乐
我们绕着群山走

守疆的日子
我北海的花浪
小岛的宁静
谱成了一曲曲的歌
化为柔柔的思念

路过的风景美丽而热烈
但转眼间
我的眼角湿润
我热烈爱着的人
不知不觉已沉醉于
街中的华尔兹
不再前行

横隔在你我之间
我想移走它
但头发已脱离
脚步也不稳定
没有了力量
为你不顾一切的时候终究过去

春秋交替
我再也不会路过那条河
就这样
都消失在人海

也不会记得谁
河流还在流淌
高山还在招手
海洋还在呼唤

盛装出席
也一定盛装离开
祝福你吧
我曾经深爱的你
祝愿你在这繁华的世俗中
找到你想要的一切